

退伍前夜

■孙佳欣 康嘉诚 左超超



进入初冬,天气转凉。傍晚,营区的松树在瑟瑟寒风中像哨兵一样笔直地肃立着,落日如红羽的鸟栖在枝头,衬着整个天际如一幅浓稠的水墨。啾啾鸟鸣声中,进入退伍季的军营流动着依依惜别之情。

“那年冬季,比今年要冷得多……”欢送会上,某防化旅即将退伍的报话班班长王魏颖被女兵围聚在中间。看着一双双亮闪闪的眼睛,她忽然不知要说什么好。她平复着自己的情绪,讲起送别自己的老班长李改平时的场景。

那天天很冷,冻得人骨头发颤。王魏颖刚走出办公楼,远远看见李班长腋下夹着个东西朝她跑来,穿着冬常服的他显得比平日瘦小。走近了,发现李班长浑身是汗,身上的热气被冬日冷风一激,竟冒出了缕缕白烟。李班长赧然笑着,露出在训练中磕缺角的门牙。看着李班长袖口的油渍,身上还有未散去的油烟味,王魏颖想,班长准是又去帮厨了。李班长将一个

小包递给她:“我给你做了一个工具包,里面有我发明的各种小工具。”这时有士兵叫李班长的名字,说送站的车来了。李班长应了一声,边走边回头冲她挥手:“好好干!”王魏颖捧着工具包立在车后,望着老班长的背影越来越远,心里酸酸地说不出话……

讲到此处,有女兵摸着迷彩服上王魏颖织补的密密针脚,忍不住说:“王班长对我们也很好。”这句话引起了哄鸣,女兵们开始谈论起王班长对她们种种的好:“每年班长从家乡带回的李子真是吃不够”……

“班长在训练时可是‘魔鬼’嘛。”一名女兵小声嘀咕,引得本来有些伤感的王魏颖笑出了声。王魏颖入伍以

来一直有颗不服输的心。有一次去西北执行任务,一下车戈壁的风沙咆哮而来,像一堵墙挡在面前,王魏颖和战友手牵着手才能穿过去。训练中,快速穿脱防护服是一项基础课目。可与男兵相比,她们速度上总是慢一拍。女兵趑趄趑趄,使尽全力才把30斤重的防护服套在身上,纤细的手腕还要拿胶带多缠几圈……

“要是这样不利索,就淘汰!”首长看着穿戴完毕、气喘吁吁的女兵皱起了眉头。

挨训后,几个女兵瞬间红了眼睛。斗志被激起,女兵们抹掉眼泪,开始一遍一遍地练习。一个穿裤腿动作,她们从早练到晚,配合深蹲加强腿部力量,身上的汗水混着防护服的橡胶味在沙地里砸出一个个小坑;防毒面具戴得慢,就反复练习,戴上、检查、摘下……几天下来,每个人脸上都被勒出道道血痕,脚底和手臂的茧子也更厚了。

又一次演练开始,女兵个个动作敏捷,原本厚重的防护服在她们手里变得轻便起来。这一次,女兵男兵同时穿戴完毕,立正站好。站在一旁全程观看训练的班长不住地点头,最后冲女兵竖起了大拇指。

月光明媚,女兵们依偎在王班长身旁回忆往昔,不时发出阵阵欢声笑语。王魏颖拉着女兵的手说:“等李子熟了,我给你们多寄几箱。”一个女兵看着班长卸下领花、肩章的军装,不由得眼睛发热,背过身去偷偷抹掉了眼角的泪花。

二

“张班长,下班了!”傍晚,战友拍了拍张子骥满是油污的迷彩服说,“都要走了,还这么拼干啥子嘛。”张子骥神情依然专注,笑呵呵地说:“再做一回换季保养。”然后一头钻进车底。

在战友眼中,张子骥的技术自然没的说,而他对岗位的那份热爱,尤其让人打心底里敬佩。

今年4月,部队赴高原执行驻训任务。张子骥作为先遣组,驾驶喷酒车,跟在两辆轻型防化侦察车后面一路猛

进。相比于轻便灵活的侦察车,灌满水的喷酒车驾驶起来自然十分笨重。茫茫深山里,车道一侧是深谷激流,巨石嶙峋,沿途遍布陡坡急弯,危险重重。喷酒车车长黄浩华焦急地盯着前车的身影:“老张,任务紧急,跟得上不?”张子骥双手稳稳地把住方向盘,一声不吭,脚下慢慢加油门。前车战友通过后视镜一脸担忧地注视着后车,犹豫着要不要减速等一等。踌躇之际,却见张子骥竟稳稳赶上来了。“张班长,有两把刷子!”战友发出钦佩的感叹。

到达任务地点后,车组需要立即搭设车辆洗消用的龙门架。张子骥体格偏瘦,但扛起数米长的铁架子却虎虎生风。全组协同,迅速搭好龙门架,穿上防护服开始进行洗消作业。防护服套在身上,像包裹着厚厚的蛋壳一样笨重闷热,不一会儿他就大汗淋漓。演训结束,张子骥脱下防护服,取下防毒面具,深吸一口气。他拧了一把湿得滴水的迷彩衣襟,看见给自己竖大拇指的战友,脸上露出了腼腆的笑容……

加注润滑油、换防冻液、进行底盘检修,张子骥做完换季保养时已是深夜。“瞧你这一身柴油味哟。”离开车场交还装备时,战友故意凑上来打趣道。张老兵仍面带笑容,眼角却微泛泛红,声音有些发颤:“以后没有这股胶味和柴油味,我怕睡不香了。”

三

“黎班长,这车突然打不着火了!”“莫急,让我看看。”演习途中,修理连班长黎开森拿着工具箱大步跑来。

黎开森打开引擎盖,探头进去检查零件。他手中拨转着一根根电线,表情凝重,额上沁出细小的汗珠。“应该是电路故障,再试试。”几分钟后,战士拧了一下钥匙,车内终于传来隆隆的轰鸣声。来不及道谢,战士赶紧踩油门,继续前进。

兵龄16年的黎开森,是修理连受人尊敬的老班长,练就了过硬的维修本领。发动机坏没坏,他一听就能听出来。

一年冬天,路面的沙土冻得邦邦

硬,黎班长受命跟随车队,负责抢修车辆故障。经验丰富的黎开森在出发前就注意到,一辆车发动机声音不对,特意去提醒驾驶员,却并未得到重视。黎班长叹了口气,只得带好装备紧跟队伍。前两天还算平稳,可到了第三天,那辆一直被黎班长关注的车突然罢工了。当时正是夜间,气温已至零摄氏度以下,黎班长穿着军大衣躺在地上修车,双手冻僵了,放在嘴上哈哈气搓一搓,继续检修线路。月亮已上中天,终于,黎班长从车底爬了出来,一张脸冻得又红又紫,他擤了把鼻涕说:“赶紧再试试。”驾驶员打火,果然发动起来了。黎班长连打了几个喷嚏:“快出发吧!”驾驶员连连点头,又是感激又是羞愧,朝他敬了个军礼。

随着车型不断革新,车辆维修技术也得与时俱进。黎班长深知这一点,他常说年轻士兵学历高、脑瓜灵活、思路广,便经常向他们学习请教。“琪林,你再给我讲讲电路走向,这个控制面板原理到底是啥?”孙琪林接过黎班长手里拿着的电路图,上面勾画的标记密密麻麻:“黎班长,您这学习劲头,是要打算考博士吧?”“别开玩笑,快快快,给我讲讲!”黎开森伸手作势要拍孙琪林的脑袋,孙琪林赶紧躲开,清清嗓子,开始“授课”……

“我当兵16年,接触过很多车,桥梁车、吊车、通信车、电子干扰车、侦察车……”黎开森鼻尖停顿了好久,在笔记本上洒出了一大块墨痕,窗外月光冷清地照在笔记本上。明天,他将要离开,离开朝夕相处的战友,离开日夜挂心的车辆和装备,心中满是不舍,他想把自己的经验心得留下来。因常年维修车辆,黎班长那双握着笔的大手粗糙黧黑,上面还有大大小小的伤疤。黎班长揉揉酸涩的眼,继续写道:“一听见发动机杂音,我这心就揪起来了,肯定是哪里出了毛病……”

清晨,旭日初升,天色泛蓝,整个营区从睡梦中醒来。《驼铃》响起,全连战友送别老兵。从宿舍楼到营区大门,这条不知走了多少回的路,而今只希望它能长一点、再长一点。老兵笑着,嘱咐战友:战友笑着,祝福老兵。每个人笑容满面,眼底泪光闪闪。军车驶出营区,哨兵立正敬礼。

已记不清多少次往返于这个阵地和老营房之间了。

初冬,天上又飘起了雪花,晚上大家坐在一起侃大山。不知是谁在隔壁房间弹起了吉他,一首《我的老班长》伴随着若隐若现的琴声传来。张保卫说: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,总有一天我会脱下军装的。等我出现退役的时候,别的东西可以不要,但我在老阵地上捡的那块‘天网石’必须带回家。我就放在书柜里,我要天天看着它。”就在这时,电话铃响了,阵地报告:雷达出现异常。张保卫等人想都没想,穿起大衣就上了阵地。

连日的风雪天气,让雷达天线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。凛冽的寒风中,大家轮番爬上爬下除冰雪。待故障排除后,月挂中天,雷达高耸的天线,犹如一座镇守在暗流涌动的大河边的宝塔,给静谧的夜空增添了几许威严。

时间过得真快,又一个元旦就要到了,不同的是阵地、营房都换了。一切安置妥当后,张保卫拨通保障部部长的电话说:“新阵地我们一定守好,有空的时候,我还要常去老阵地转转。”

都注满欢欣、憧憬
甚至还有爱情
只不过,那场烧至家门口的战争
让它的主人选择了远征
自此,每当战斗间隙
便有袅袅琴音反复滤洗硝烟
直到火药味被完全置换成
金达菜的美丽与丰收的稻香

如果太累,那就歇会儿吧
谁知一觉醒来
竟是七十年后的金秋
家乡的田畴整齐列队
故园的情,斟满酒杯
所有的门窗,都虚掩着
所有的心灯,都彻夜亮着
只得英雄,荣归故里

快濯洗一下红尘吧
就在机场专为你搭设的水门里
让那凝固的琴音
在家乡的田野里
再次悠扬回响

红色之旅

触摸历史,追溯精神

这是矗立在江西吉安的一尊高大峻拔、雄奇伟岸的青铜雕像。毛泽东头略长,衣着洒脱;朱德头戴军帽,腰系皮带。他们的双手紧紧握在一起,面容坚毅,目光炯炯地望向前方。

我是首次踏上这片有着“江南望郡、红色摇篮”之称的传奇土地,那句闻名遐迩的诗句“十万工农下吉安”此刻不断回响在耳畔。

走进吉安,一步一风景。然而,对于我这个老兵来说,最为向往的还是耸立在吉安城外的井冈山。五百里井冈山,苍松翠竹绿满天际,红艳艳的杜鹃花如火炬一样燃烧在其间,好似大自然在诠释着“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”的真谛。

那天上午,刚刚下过一场阵雨,天空和大地仿佛被清水洗过一样,分外洁净清新。我怀着十分虔诚的心情,一步步走过横贯龙江的大桥,走进整修一新的会师广场。迎面映入眼帘的,自然是那尊屹立在高台上的铜像。

我来到雕像面前,肃立抬头,久久仰望。毛泽东和朱德那简朴的衣衫上似乎还染着战火硝烟,坚定的眼神中闪烁着必胜的信心。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,犹如钢铁铁铸一般,凝聚着无穷的力量。广场四周立着一根根“梭镖”造型银光闪闪的路灯,远方则是郁郁葱葱的群峰。

仰望高大的铜像,那亲切的口音在我耳边回响:“山下旌旗在望,山头鼓角相闻。敌军围困万千重,我自岿然不动”“红军荟萃井冈山,主力形成在此间。领导有方经百炼,人民专政靠兵权”……立时,我的眼前红旗招展、人潮沸腾。

当年“朱毛会师”的会场设在龙江东侧,双方指战员通过木桥来到一块宽阔沙洲上,热烈地握手相拥。台会是用木桶、木板搭建的。红旗飞扬,梭镖土枪林立,万余人汇聚在一起,声势浩大,群情激昂。

如今,吉安井冈山人民将那座木桥改建成石桥,称为“会师桥”,并在原址重建了会师台和会师广场,亦称红四军建军广场。在会师台前方,特意竖立起毛泽东和朱德的铜像,象征着两大起义军会师,从此凝聚成滚滚铁流。

据说,那年铜像落成仪式上,井冈山天高气爽,广场上人头攒动。主持人小心翼翼地揭开铜像身上的红绸,毛泽东和朱德的风采神韵栩栩如生,惟妙惟肖地展现在人们眼前。顿时,鞭炮齐鸣,欢声雷动。

雕塑师紧紧抓住了“握手”这个细

会师广场上的遐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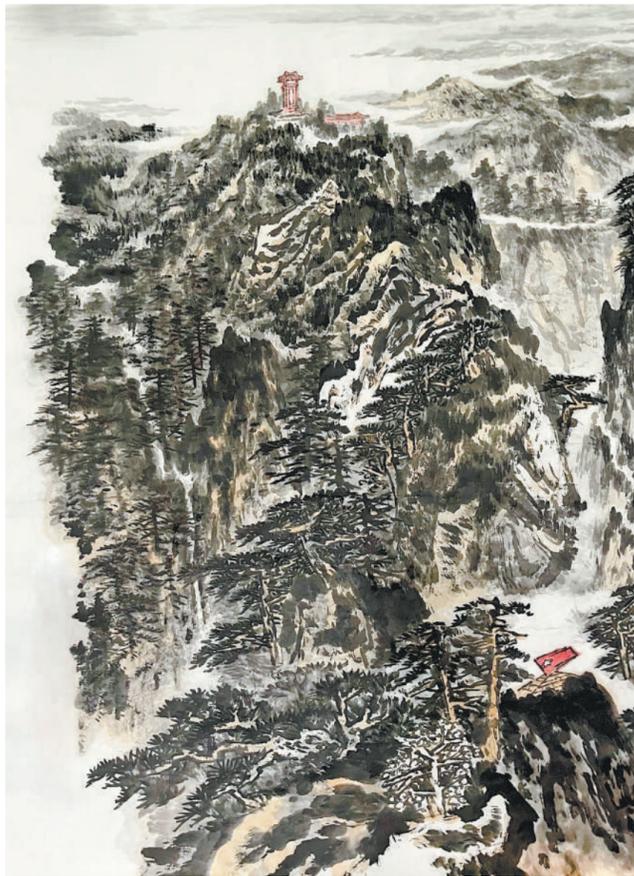
■许晨

节,将两人双手紧握,气宇轩昂向前方的高大形象,永恒地定格在井冈山上。

这一握,握住了时代脉搏,握住了历史风云,握住了光明未来!

弹指一挥间,毛泽东和朱德握手会师,已经过去整整95年了。当年那一握,风云际会,虎跃龙腾,为中华民族开创出一片新天地。今天我来到这里,深情地敬上一个军礼,既是对革命领袖和伟人的敬仰,也是表达后来者继往开来的雄心。

傍晚离开时,我一步三回头,恋恋不舍地走出会师广场。看着眼前欣欣向荣的山山水水,我耳畔蓦然响起一句诗:春满人间世,日照大旗红。



井冈山(中国画)

买鸿钧作

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,铁血荣光

在张保卫用包装箱改成的书柜醒目位置,摆放着一块碗口大小的石头。石头黧黑,朝外的一面,布满了若隐若现的网格,像一张饱经沧桑的老人的面孔。粗糙、不规则的外观,甚至石缝里的泥土,似乎与旁边的各类工具格格不入。张保卫将目光从石头移向窗外,雪花还在不紧不慢地打着,营房、阵地笼罩在这朦朦胧胧的环境里。

从营房到新建的阵地,先爬518级石阶,再步行236步。其中第186级石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南京记忆

■东方惠

一把生锈的屠刀
躺在1937年的历史书卷里
刀锋至今指向南京
指向86年前的那天
血腥依然弥漫在南京的上空
杀气笼罩的历史城池
还张着惊讶的大口和惊悚的眼睛
南京、南京、南京
像卡在喉咙里的疼

阵地

■胡芳 邓洪丰

阶下面有个蚂蚁巢,夏天经常能看到群蚁出动;第107步的地方有一棵老杨树,树上有个喜鹊窝。喜鹊不怕值班的官兵,每当大家上阵地时,它们经常在头顶上叽叽喳喳。迎着漫天的风雪,张保卫站在新阵地旁边,脑海里却怎么也抹不去对老阵地的记忆。

这是位于大兴安岭深处的一个雷达站,营房建在山腰,阵地修在山顶。张保卫的“山龄”有18年,准确地说,应该是17年零11个月。这期间,张保卫从一个毛头小伙一直干到工程师,这在全旅也不多见。不是旅里不让张保卫下山,已记不清几任旅领导征求他下山的意见了。就在上个月,同时入伍的旅保障部部长把电话打到了山上,说山下

别的岗位也是阵地,同样也需要坚守。张保卫淡淡地说:“山上新阵地已修建好,马上就要更新装备,为了这一天,我等待了很长时间。”

新装备上山前,张保卫带着两名技术骨干专门外出培训了一个多月。回来后,他又拿出几本砖头厚的书琢磨了好几个来回,越琢磨越有味道。

从新阵地出发,爬过一个小山坡,便是老阵地。值勤的哨兵紧盯着周围的一切,天线旋转依然,低沉的机器声从雷达罩内传出,像一名潜伏并随时准备发起冲锋的战士。万籁俱寂时,只能听到自己坚强有力的心跳声。山坡下,一栋老式平房兀立在阵地下,露出斑驳的外墙。花开花落,寒来暑往,张保卫

有牺牲,就要补充
新入伍的战士名字
开始写在花名册里
后来刻在了墓碑上

补充再补充,累计
就达到八百多名战士
敌人即便一个师
也不是对手
因为这是一个英雄的连队
在那面火红的战旗下
他们有以一当十的勇气
万夫莫开的气概

凝固的琴音

■王德兴

他说一个连有八百多名战士
开始我不信
后来,我信了

谁也不知道要打多久

曾经,每一个琴孔

